

燃情演绎“爱与梦想永不坠落”的信仰之旅

丁墨

著
Ding Mo Works

挚野

Sincere



Feelings

我这辈子所有的热情，

只为两样东西——音乐和梦。

高人气悬爱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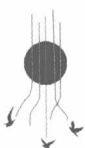
丁墨

热血逐梦
之作

随书
附赠 甜蜜有声卡



挚 野

Sincere  feelings

丁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挚野 / 丁墨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048-0

I . ①挚… II . ①丁…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603 号

挚野

ZHI YE

丁墨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夏 童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夏 童 张 丝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048-0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朝暮遇笙 001

第二章
不羁黑马 019

第三章
少年醉酒 034

第四章
注定辉煌 051

第五章
对战黑格 071

第六章
曾有所爱 088

第七章
莫名冷战 104

第八章
擦肩冠军 119

第九章
重振山河 135

第十章
随他北上 150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身后的家	168
第十二章	
南都之行	184
第十三章	
做个约定	202
第十四章	
不问方向	216
第十五章	
无上光亮	232

第十六章	
敌有我有	251
第十七章	
以歌表情	269
第十八章	
惊艳逆袭	288
第十九章	
一夜成王	308
第二十章	
请别沉溺	326

< 第一章 >

朝暮遇笙

乐队训练室出租：

租金：100 元 / 小时，若你很动听，我租金减半。

设备：一流，不识货者自行退散。

地址：河西华庭苑。

联系方式：applewho@yeah.net。

这是冬天，寂静的阳光透过薄雾，铺染湘城。没起大风，也未落霜雪。可无形流动的空气，依旧寒冷彻骨。

几个男孩走在华庭苑小区里。

下午，这里很安静。他们成了最大的动静和一抹杂色。他们大都穿着牛仔外套或套头卫衣和破洞的、毛边的、不那么正常的牛仔裤，身上的项链、手链、裤子挂链……各种链子叮当作响，单薄的板鞋踩在地上，每个人都缩着脖子，冷得微微发颤。

但他们毫不在意。

他们走到临街的一栋住宅楼前。那间房子就在那儿，十分醒目，想不注意到都难。那是一楼，门口有个小院子，种着绣球、月季、野菊，甚至还有一排韭菜和小辣椒，满地绿草，虽有枯黄颜色，亦有暖意。门庭全都刷成了浅蓝色，窗户白色。装修简朴，但是一眼望去，当真有一种令人从眼睛清新到骨头里去的感觉。

三个男孩站在院子前，有点迟疑。其中一个留短发、瘦脸、眉眼细长的男孩说：

“这儿……怎么感觉有股仙气，真是这里吗？”

另一个留长发的男孩看了看门楣，又看了眼手机上的信息，说：“没错，那个人在邮件里告诉我们的地址就是华庭苑5栋107号，就是这儿——遇笙音乐工作室！”

门口确实挂着个牌子，里头裱了个隶书的“笙”字。他们几个虽不懂书法，却都不约而同觉得这个字写得真好。

长发男孩摸了摸下巴，露出意味不明的笑：“不会是个女人吧？男的怎么会把工作室搞成这样，多娘啊！”

之前那细眼男孩说：“那这个女人真是装了一手好×。”他指的是网络上的那则广告。

他们全笑了。第三个男孩身材结实，浓眉深眼，明显沉稳些，上前按门铃。另两人却已按捺不住，虽未踏入，却已伸手在院子里左摸右摸，或伸长脖子往屋内张望。

气温太低，淡淡的雾气凝结在窗户上。许寻笙立在桌前，正在擦琴，听到门铃声，只微微一笑。

训练室出租广告挂出去有三天了，居然今天才有人上门来看。她有点犹豫是不是自己的广告写得太高傲，但又懒得动手修改，干脆等着。还是叫她等来了有缘人啊。

许寻笙先将擦琴布整齐叠好，放回原处，这才快步走到门口。开门的一瞬间，双方都很安静。然后几个歪歪扭扭的男孩，站直了。

赵潭，也就是按门铃的男孩，清了清嗓子，说：“请问……这儿是有乐队训练室出租吗？”

另外两人都笑瞥他一眼，好像觉得“妹子当前，兄弟你不太稳啊”。

许寻笙面容沉静，不紧不慢地答：“是啊，你们是朝暮乐队？”

几个男孩都狂点头。

许寻笙说：“进来看看吧，在地下一层。”她侧过身，几个男孩走进，脚步不由自主轻缓了几分。许寻笙将门在他们身后大开着，清凉的寒气灌入，吹动桌上的书页，也吹动窗帘。几个男孩免不了四处打量，只见屋内灰砖白墙，木案流光，处处清简。几张桌上有古琴、笛子，角落里还放着架黑白钢琴。墙上贴着不少小孩子学琴、学笛的照片，应当是这女人的学生。

这里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音乐工作室，只是跟男孩们的音乐……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然而当他们跟着许寻笙到了地下室，一下子全炸了。

许寻笙打开灯，整片空间顿时亮晃晃的。没有任何装修的旧墙，斑驳地面，略微

潮湿的空气，一切都成了屋子正中那些乐器的衬托。与楼上相比，完全是个不同的、粗糙的、重金属感十足的世界。

长发男孩最先冲过去，摸了一下吉他，竟不好意思马上拿起，低吼：“哇哦！Fender Stratocaster！我老婆！”

赵潭是贝斯手，径直走到那把贝斯前，又回头看看许寻笙。许寻笙点点头，他拿起贝斯，也笑了，叹道：“好东西啊！”

鼓手叫辉子，也即那细眼瘦男孩，坐到架子鼓前，拿起鼓槌，深吸口气，又摸了摸鼓皮，说：“Dixon... Oh my God，杀了我吧！可以试试吗？”

许寻笙看到他们的样子，笑了，点点头，往后退了几步。男孩们互相看看，赵潭说：“我们的主唱还没来，他下午去打工了。我们先试试，你有这么一套东西，肯定也有副好耳朵，听听我们能不能达到你的价格减半的条件。不过说实话……设备这么好，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让你便宜了！”他抓了抓头，辉子连忙瞪他一眼，似乎觉得他这么说有点太老实。

那长发男孩，也就是吉他手张天遥，已经挂上一把吉他，说：“还有一把雅马哈，待会儿正好给小野。美女，听听啊，包你满意……”

话音未落，张天遥长而瘦的手指扬起又落下，铮然之声瞬间迸出，许寻笙只觉耳膜轻轻一震，几个男孩相视一点头，神态都变了。吉他流畅如同急速蜿蜒的水流，贝斯电音饱满如同刀锋火花，鼓手辉子随着他们的节奏，一下下甩着头，猛然间手抬起，鼓点落下。

“咚、咚、咚……”

墙壁仿佛都开始随着节奏呼吸搏动。

许寻笙双手插进裙子口袋里，听了一会儿，待一段节奏间隙，几个男孩全都抬头笑嘻嘻看着她，一脸满足兴奋。许寻笙忍不住也笑了，说：“你们先玩会儿，玩够就上来。”

张天遥：“好哪——”

许寻笙转身上楼，男孩们互相看了几眼，此时他们已没有心思去琢磨，一个搞古典器乐的女孩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一套帅炸天的设备；也没去纠结能否获得她的半价优惠。他们只想今后能够拥有这套设备，用它进行练习，哪怕只是短暂的租用。

不过，开始另一曲演奏前，张天遥到底憋不住，说了句：“你们难道不觉得这妹子长得很漂亮吗？”

赵潭笑笑没说话。

辉子：“我们没瞎！”

地下训练室的隔音效果是极好的，许寻笙关上门，在一楼坐定，隐隐只听到他们又开始了华丽而富有激情的演奏。许寻笙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喝了几口，然而依然觉得心跳不太平静。那激昂的节奏，始终萦绕在耳边。

她有感而发，坐到了琴架前，掀开布罩，双手抹了点油，擦在弦上，双手轻轻抬起又落下。

古琴沉鸣，琴案轻震。她面目宁静如朝日，只有十指，由缓至重，由慢至快，急速拨动。那些摇滚节奏渐渐在耳中远去，只余琴声，在渐渐泛起的暮色中，在被风掀起的窗帘中，弥漫浸没。她的嘴角泛起浅浅笑意，一时间忘乎所以，连有人走进来也没听到。

这便是岑野第一次看到许寻笙的情景。

一个瘦瘦的女孩子，穿着很厚、很暖和的毛衣，大长裙子，头发很随意地系了个马尾，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她的肤色很白，两颊微红。脸不大，却也不瘦，甚至有点肉肉的。一双眼睛非常大，眼珠极黑。于是那张脸就显得颜色很好，气色也很诱人。

她抬起纤长手指，七根琴弦玲珑错落，音乐极为激荡，却与他的摇滚完全不同，宁静的一室，是金戈铁马、古朴震动。

岑野听了几秒钟。

他并没有耐心听太久：“喂！”

妹子没听见。

“喂——”

许寻笙后背一颤，琴声戛然而止，抬起头，便看到一个很高的男孩子，立在门口。天色已有些许暗了，他明显是匆匆赶来的，还有点喘气。

在这个年代，许寻笙所见过的、能驾驭住中分头的男人，是很少很少的。眼前显然是一个。他穿了件厚的蓝色连帽衫，也只比他的同伴们穿得多一点点，牛仔裤膝盖上破了两个洞，肩膀上挂着个黑色背包。

蓬松的黑发往两边随意分开，露出白净的、五官特别清晰的脸。眼睛深而长，漆黑中仿佛敛着寒光。鼻梁挺立，唇紧抿着。右边眼角有一颗小小的痣。这痣若是长在一张普通的脸上，只怕是累赘。但长在这张脸上，却是美人痣，为那清秀轮廓平添深刻味道。

不过，这中分美人显然是个熬夜鬼，眼睛下有两个深深的黑眼圈，虽说双眼有神，但整个人明显恹恹的。见许寻笙不答话，这人往门框上一靠，懒懒散散像只高大的羊，嘴角一勾：“问你呢！我兄弟们是不是在这儿？”

许寻笙点点头：“他们在下面试设备。”

岑野仔细一听，确实听到声音，刚才竟然都被这女人的琴音遮住了。他站直了：“我下去看看。”

许寻笙：“自便。”

经过她身旁时，却听到他淡淡的嗓音传来：“琴弹得不错。谢了。”许寻笙没说话，听到他“咚咚咚”跑下楼梯的声音，而后是几个男孩大声叫嚷的笑声。许寻笙坐下，继续喝茶，却不弹琴了，兀自笑笑：哪里来的毛头小子，居然还故作深沉评论她的琴！

岑野下楼后，就把背包往地上一丢，看到眼前的设备，也是惊喜万分，抓起留给他的那把吉他，试了试音。张天遥伸手钩住他的肩膀，第一句话居然是说：“喂，楼上的妞是不是很正？”

岑野头也不抬：“老子是来训练的，不是来把妹的。”

“哎哟……你一个老是拈花惹草的货，居然开始装正经了！”张天遥怪叫着，缩了回去。

“她也许会欣赏我们的音乐。”赵潭忽然说。

“No，她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岑野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抬起头，咧嘴笑了，“还等什么？走起！”

还是刚才的曲子。因为加了一把吉他，旋律更加丰富。许寻笙端着杯芽叶清绿的龙井茶，静静听着。

我数过天空的流云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想要送你那朵，它偷偷着了火

红得像我的双眼

深得像你的口红

躲在天边慢慢不见了

我走过冰冻的松花江
心如坚冰从不声张
水在深处流淌，鱼儿穿梭时光
我把爱情留左岸
迷惘丢到另一边
剩下孤独的我走向远方

我的家在北京之北
却跑到南方流浪
他们问我为什么总是张望
因为我不知道脚下的路
是否通往未来有你的那个方向

噢……
你看天还是那么蓝
伸手就能摸到它的边界
海还是那么深
它总是在我身后沉默
沉默得像那个手足无措的我

亲爱的姑娘
我愿意漂泊
我愿意流浪
我不曾真的放纵
请你不要真的遗忘

勇敢在天空描绘我的名字
听我在远方为你放肆歌唱

……

许寻笙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一副嗓音。清澈，纯粹，如同暮色中一簇明亮烟火冉冉升起。高潮处，却自然而然带着某种厚重的力量，甚至迸发出些许嘶哑震颤。

他的同伴们的音乐，本来是极好极好的。可当他用全身力气唱出“我愿意漂泊、愿意流浪……”的反抗之音，所有乐器黯然失色，只有他的歌声，穿破空气、穿破墙壁来到她的耳朵里，也来到她的心里。

许寻笙忽然想到的，是曾经在父亲的朋友家看到的一架古琴。历经数年，满是纹路，却明亮如新。当你轻轻拂过琴弦，发出的便是这样清澈、厚重、震颤的声音。

他是天生的歌者。

许寻笙真没想到，自己心血来潮出租个训练室，就招来这么一支有潜力的乐队、这么一位年轻而有实力的主唱。虽然现在在湘城他们好像还没什么名气。

一曲终了，许寻笙听到男孩低低在麦克风里笑了，然后大声说：“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能拿到冠军！耶……要感谢我们的歌迷，我们的乐队经理 Mr 巴拉巴拉，感谢所有人！请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来自湘城的——”

几个男孩齐声吼道：“朝暮乐队！朝朝暮暮，陪你共度！”

许寻笙望着窗外，暮色四合，灯火初上。她的嘴角有清淡的笑，神色却依旧淡漠。

他们很快上来了。

还是推出了赵潭，去和许寻笙谈定最后的租金。岑野套上了连帽衫的帽子，低头走在最后，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没想到他们一上楼，就看到许寻笙已泡好了四杯茶，抬头笑。尽管男孩们平时很少喝茶，却也能闻出那小小的青釉杯子里，茶如其人，幽香隐隐。

“那个……美女，”赵潭摸了摸头，说，“我们就想租这里。”

张天遥却已忍不住了，冲上前，笑容灿烂中带着痞气：“小姐姐，半价租给我们吧？都听到我的吉他了，还没有被征服？还有我们的主唱，牛不牛？鼓手、贝斯，哪个不牛？键盘手今天没来，但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几个男孩全笑了，那叫辉子的骂道：“腰子，可以啊，这么实事求是。”

也许是岑野个子最高，也最安静，许寻笙一眼就看到了他，帽子挡住半张脸，低着头，只露出似笑非笑的、自信的嘴角。

许寻笙也笑了：“练半天了，你们先喝口茶。”这是待客之道。

“哦。”几个男孩走上前，拿起茶杯，宛如牛饮，一口干掉。岑野慢悠悠地走过来，也拿起一杯，瞟了眼许寻笙。许寻笙却正低头从抽屉里拿出两页合同，没有看他。

“我租给你们，”许寻笙温温和和地说，“50块一小时，不过一定要爱惜，这套设备是我的珍藏。每周可以用两次，最好是下午到晚上十点前。”

“耶！”

“酷！可以说 very 酷了！”

“小姐姐你太给力了！”

几个男孩兴奋地赞叹着，唯独岑野还是靠在墙壁上，空茶杯已被他放在桌上，不声不响的样子。

“那你们看看合同。”许寻笙说。

赵潭看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问：“谁签？”几个男孩互相看看，到底都没签过任何合同。张天遥刚想伸手，岑野忽然走过来，从桌上拿起笔，看都不看内容，却在看到“许寻笙”三个字时，怔了一下。

小学生都看得出来，这女人的字写得超赞。

岑野神色未变，提笔在她的名字旁签下完全不输小学生的字迹。龙飞凤舞，形如鸡爪。

许寻笙接过合同，看了一眼，也是神色未变，放进抽屉里，说：“租金你们可以下次来练习时再给，分次给、一起给都行。”

岑野：“行。”

这时张天遥笑嘻嘻地说：“小姐姐，你人这么好，品位又高，又有眼光，简直就是我们的伯乐！下次我们要是去参加比赛或者公开表演，能不能……借你这套设备？”

男孩们都安静下来，看着许寻笙。许寻笙很自然地答道：“我和你们现在还没什么交情，谈这个是不是太早了？”

这个女人今天一直很好说话，几乎是有求必应，还慷慨地给他们的租金打了五折。张天遥没想到她会这样干脆地拒绝，愣了一下，可想想又觉得人家说得没错。于是心里隐隐有个念头：这个女人，看着很随和好讲话，其实又没那么简单。

岑野却在这时一拍张天遥的头，说：“走了，老子合同都签好了，还乱攀什么交情？”

几个男孩走出工作室，才发现天空掉落细雪，纷纷扬扬，无边无际。

岑野伸出手，接了几粒，握在手心。其他人却早已缩紧脖子。天黑了，更冷了，周围的高楼渐次亮起温暖灯火，离他们这样的人，依旧遥远。可今夜，男孩们却莫名地兴奋起来。

“啊——”岑野最先扯嗓子大吼一声，吼亮了好几栋楼里的感应灯，然后是张天遥、赵潭……个个歇斯底里地鬼叫着，在小区保安赶来制止之前，他们撒开腿跑进夜色下的雪地里。

如今许寻笙的生活很规律。孩子们大多周末或晚上来上课，她白天就谱谱曲、练练琴、种种花草。有时候会上山采些果子、茶叶，有时候也会接点表演挣外快。收入不高也不低，但足以让她生活得很自在。

也有大学同学提起她，会说：“许寻笙啊，她有勇气，过的是人人向往的生活。”

也有人说：“许寻笙大学专业课那么好，就是有点不求上进。”

许寻笙全都一笑置之。

她的父母也全不在意，给她付了这套房子的首期后，就放她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时候父亲还打电话来，问她种花经验。父女俩能在电话里讨论半天，直至母亲在那头催“菜都凉了！”顺带抢过电话，叮嘱许寻笙几句——务必要踏实生活，认真工作，专业提升也不可放下。

那时许寻笙就靠在工作室的摇椅上，一边伸手去触碰阳光，一边慢吞吞地一一承诺着。

把训练室租出去后，朝暮乐队并没有马上来训练，许寻笙也没太在意。紧接着是个周末，她的一个古琴学生要去参加学校文艺汇演，家长希望她到现场指导鼓励。许寻笙自然满口答应，也没有提任何费用要求。

小学的汇演在江边的一个大广场上。许寻笙到时，看到到处是黑压压的学生和家长。前方搭起了舞台，一群孩子正载歌载舞，歌曲还是挺劲爆的流行音乐。许寻笙站在后方，看了一会儿，“扑哧”笑了，就觉得孩子们特别有精神、特别可爱。

她的学生表演安排在比较靠后的顺序，一看到许寻笙到了，孩子特别高兴，家长也满意。许寻笙蹲下，和孩子说了一会儿话，鼓励一番，又指出了她平时爱犯的错误。孩子满口答应不再犯，临上场时，整个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小孩表演得也很不错，最后拿了个二等奖。家长欢天喜地地带着孩子走了，许寻笙无所事事地看了一会儿表演，眼见汇演散场了，所有家长和孩子几乎瞬间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空荡荡的舞台和丢着一些垃圾的广场。还有些工作人员开始搬离设备、椅子，等等。

许寻笙抬头，看着江边阳光正好，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转身往回家的方向走，

顺带从地上拾了个袋子，看到垃圾就捡起来，顺手而已。

走了一段，正弯腰捡两个饮料瓶子，旁边有几个工作人员走过，拖着一排塑料椅子。许寻笙立刻退了两步，给他们让路。却听到一个不紧不慢、清清亮亮的声音说：

“你一直都这么闲吗？”

这嗓音，听过一次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许寻笙抬起头，看到岑野只穿了件T恤，下头是休闲裤，一身都是黑的。中分头依旧那么随意地搭着，眼睛里懒懒的、亮亮的，仿佛藏着冬天的太阳。讲话时，脸旁边却即刻呼出一团雾气。

许寻笙看了看他露在外面的手臂，有点吃惊：“你不冷吗？”

岑野看着她穿得像个团子的样子，不过依然是个清新脱俗的团子，他忍不住笑了，手扶着那排塑料椅，说：“干活，冷个屁。”

许寻笙有点不太适应他的讲话习惯，但没说什么，转头望去，果然看到几个人看着像他的乐队同伴，也在前方搬东西。

“你在干什么？”岑野盯着她手里的垃圾袋。

许寻笙也低头看了眼，说：“反正我闲呗。”

岑野点点头：“那倒替我们省事了，待会儿还要打扫卫生。”

许寻笙平平缓缓地问：“你们白天打工，就是干这个？”

岑野伸出长臂，又从旁边扯了把椅子过来，叠上去，漫不经心地答：“也不全是吧，有什么零工打什么。”

“哦。”许寻笙也没什么可以和他聊的了，便侧身站到一边，让他先走。

岑野推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椅子，也不看她：“走了。”

许寻笙：“再见。”

哪知话音未落，就有人跑了过来，是张天遥。他跟岑野一样，也脱得只剩下T恤，长发今天束在脑后，倒显得眉眼干净俊朗。

“许寻笙！”张天遥很惊喜的样子，一下子站到了岑野前面、他俩中间。

张天遥问：“你怎么来了？”

许寻笙解释了一下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一直沉默的岑野忽然插了句：“我看到她的时候，正在一个个捡地上的垃圾。”

两个男孩都笑了，许寻笙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张天遥冲她一竖大拇指：“服了，你果然是个神人！”

许寻笙想了想，也笑了，见两个大男孩依旧杵在自己跟前，便好心说：“注意不要感冒。”

张天遥答：“不会，你太小看我们了。找这个活儿，也是小野说要锻炼身体，搞音乐的，必须有个好身体，尤其是主唱和主音吉他手。是吧，小野？”

岑野轻轻“嗯”了一声。

许寻笙有点意外，没想到这小子考虑得挺长远的。

她挥了挥手：“那再见。”

张天遥却又开口：“许寻笙，我们周三晚上在黑咖酒吧有表演，你要不要来看？”

许寻笙愣了一下，张天遥有些期待地看着她。

岑野却低声笑了，说：“你邀请她干什么？她看起来像喜欢地下的人吗？你又不是贝多芬！”

张天遥有些失望，却依然不死心，说：“来嘛，你现在也算是赞助了我们。小野、我、辉子、坛子都会去。我们是表演嘉宾，可以有几张免费门票，你也可以带朋友来……”

阳光下，两个男孩意外地看到她轻轻一点头，眼睛也微微一弯，光芒流转，似笑非笑。

“好，我去，”她说，“不用你们送票，我会自己买，给你们捧场。毕竟……我不光只听贝多芬。”

岑野一怔，张天遥却哈哈大笑，拍了一下岑野的脑袋，然后说：“哇，我没看错，你果然是个有品位的女人！那天我一定用一把吉他躁翻全场！”

许寻笙慢悠悠地走了，正如她慢悠悠地来。两个男孩这才继续干活。别看跟许寻笙聊天时，两人仿佛极为轻松放肆，实际上搬搬卸卸一整天，早已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拖着老黄牛似的身体，好容易把剩下的活儿干完。别人开车把设备全拉走了，两人这才套上外套，毛衣也懒得穿了，一屁股坐在广场的一个花坛旁，看着不远处的江面，也不管地上脏不脏。

张天遥摸出半包烟，自己点了支，又丢了支给岑野。两人吞云吐雾。这时张天遥显露出与刚才完全不同的沉默神态，抽了一会儿，才问岑野：“咱们好不容易获得在黑咖的表演机会，你觉得下周……咱们能爆吗？”

岑野用那修长的手指，轻轻弹了弹烟，说：“怕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没爆过全场？”

张天遥哈哈大笑，似乎心中那一点不自信也一扫而空。他眯着眼，说：“我没想到许寻笙会真的答应。”言语中颇有欢喜之意。

岑野斜瞥他一眼：“你不会对她动心了吧？我去！有病啊你？”

张天遥淡淡地说：“动个屁心，我逗逗她不行吗？”

晚上八点半，两人准时赶到一家酒吧。这家酒吧虽然不如黑咖知名，但给他们的报酬也还不错。辉子、赵潭都已到了，键盘手张海照例迟到。

还没轮到他们表演，几个人就在舞台后的休息间坐着，抽烟，聊天。岑野照例摸出手机，沉迷于游戏。赵潭端了杯胖大海茶过来，放在他手边，说：“喝点儿，润润嗓子。”

“嗯……”岑野腾出手去接茶。

这几个都是兄弟，但只有赵潭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跟着他从东北来到湘城闯荡的，虽然沉默寡言，平时对岑野却颇为照顾。

“我去！”岑野大吼一声，翻了个白眼，“我被杀了！坛子你又不是我妈，老叫我喝什么茶！”

大伙儿全笑了，赵潭也不生气，淡淡地说：“你是主唱，嗓子不养好对得起我们吗？”

岑野虽然还有点气，却不说话了，端起茶杯一口干掉，“砰”一声放下。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张天遥懒洋洋地应道：“进来。”

进来的是个染着黄发，戴着一双猫耳朵，短裙，浓妆，露着雪白长腿的女孩。看年龄也不过二十出头，手里还抱着个很大的琴盒，探头进来，看到他们就笑了。

男孩们看到她，都望向岑野。岑野看她一眼，从桌上拿起手机继续打游戏。

“我们是不是得回避啊？”辉子不怀好意地说。

张天遥则低声说：“我说他招蜂引蝶吧？长得好就是吃香，我们这才出道多久，几个女孩迷上他？！舒颜，需不需要我们回避？”话是对那女孩说的。

岑野头也不抬：“回避你妹！”

几个男孩便笑笑，等着看好戏。那叫舒颜的女孩也不羞涩，旁人见了，只觉得她整张脸、眼睛里都是光，那是女孩看心仪男孩时独有的光芒。她一个个跟他们打了招呼，大大方方的，然后走到岑野面前。

“小野，”舒颜说，“你上次说，喜欢这个牌子的吉他，我求爸爸买了这个。是给你们下周在黑咖首演的礼物，送给你。”

眼睛里、言语里，全是期盼。

见岑野无动于衷，她笑了笑，打开盒子。几个男孩凑过来，全都惊叹出声：“哇！